

# 飛

焦祖尧 / 著

作家出版社

# 狐

工之在  
成光就满的会场么如同么水焕有鼻子计作用特化  
的的大炉变和格充己种档什暖亮那么光着屋算工工的亭  
煤座说;大,暖性活自各高为温会出什容粗掩的相的矿里到  
吃三言个己温的生为过的能里造为得黑要调互热靠手  
自以媒对中席是道里这制?洗大不空在河人错了

飛

焦祖堯 / 著

作家出版社

狐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飞狐/焦祖尧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7. 6  
ISBN 978 - 7 - 5063 - 3955 - 1

I. 飞… II. 焦…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57503 号

## 飞 狐

---

作者: 焦祖尧

责任编辑: 袁艺方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北京乾洋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 × 1230 1/32

字数: 241 千

印张: 10.75

插页: 3

版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3955 - 1

定价: 20.00 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目 录

开 篇 .....	1
第一章 月夜飞狐 .....	5
第二章 硝烟处处 .....	47
第三章 风生水起 .....	71
第四章 菩提长,智慧生 .....	103
第五章 日 子 .....	127
第六章 蝉在高枝 .....	169
第七章 出土文物 .....	209
第八章 火狐现身 .....	233
第九章 自来水和女人们的事 .....	257
第十章 尝尝螃蟹的滋味 .....	283
第十一章 大仙去姥姥家了 .....	313
不是尾声 .....	337

## 开 篇

1996年6月6日，飞狐岭煤矿建成投产四十周年。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结婚四十周年银婚，五十周年金婚，六十周年钻石婚。中国人讲究逢十大庆，一个人是这样，一个企业也是这样。飞狐岭建矿四十周年能不大庆一番吗？

做寿是喜庆的事，眼下矿上却没有半点喜庆气氛。生产的煤炭卖不出去，卖出去的收不回煤款，已经有两个月不给职工发工资了！1996年6月6日，三个六连在一起，“六六六”应是很“大顺”的日子，眼下非但不顺，日子也有点过不下去的意思了。

搞不搞四十年大庆，矿领导整整开了半天会研究此事，矿长邢耀唉声叹气说，矿上已揭不开锅了，还大庆什么？我是实在没这份心思了。副矿长陆震云说，十年才一个“十”，庆还是要庆的，矿山毕竟还没有散架嘛。邢耀说，搞大庆又要花一笔钱，你管财务，给我说说账本还有几个钱？陆震云说，从简办事，不请剧团来唱戏，全矿职工大会餐也免了，在红霞大酒店摆三桌席，把该请的领导请来，让他们亲眼看看矿上眼下的光景，好给矿上多一点关心和支持。平时打报告申请不一定解决问题，身临其境有了现场感可能就不一样了。再说，职工现时情绪不高，通过大庆回顾一下走过的道路和取得的光辉业绩，也可振奋一下精

神，齐心协力渡过难关。副矿长余大中同意陆震云的意见说，搞一搞能增加矿山对职工的凝聚力。邢耀说，还发不发纪念品呢？陆震云苦笑了说，搞个大庆没有点纪念品说不过去吧，职工就免了，来宾还是要发点的，不能让人家空着手回去。余大中说，我看来宾也不发了，矿上那么困难，他们还好意思再拿什么纪念品？免了吧。

邢耀同意搞个纪念活动，纪念品是不发了，来宾也不发。于是就研究来宾名单。

名单定了三十人，省煤炭厅、市里党政领导和主管部门的领导，还有几个兄弟单位的头头。就是三桌人，考虑到来宾不可能全到，缺下的就由矿上领导补上陪客，坐不下再加一两个凳子。总之，考虑得也还周全。

陆震云说，活动的安排交给我吧，邢矿长你给咱把报告作好，老余你抓一抓报告的起草。邢耀说，报告的事震云你一起抓了吧，这方面也是你的长项，大中还是集中精力抓井下，大庆之前可不敢出什么事了。陆震云说，好好好我马上打电话，让办公室的秀才来研究起草报告的事。

1996年6月6日上午九点，飞狐岭矿建矿四十周年庆祝大会在大礼堂隆重召开。市委书记何一民原说要来的，临时和市长被省里召去开一个紧急会议，只来了个副市长和市经委主任；市煤管局局长方国柱是顶头上司，也是从飞狐岭矿提上去的，当然要参加了；省厅也来了两个处长，加起来二十来人，三桌是完全放下了。

邢耀作报告。那天邢耀穿了一身黑西服，还打了红领带。挖煤工人出身的邢耀不喜欢穿西服，更不爱打领带。陆震云说，这么重大的节日，你这个当家人不穿西服还行？别扭也就别扭

一上午罢了。

邢耀讲话用的是云城普通话，人们听惯了也不觉得别扭。年轻时声音洪亮，底气很足，现在有点沙哑了。邢耀说，四十年来我们走过的道路是光辉而又曲折的，从一个年产十五万吨的小矿变成年产八十万吨的中型矿，这里我可以自豪地宣布，四十年中我们为国家从地层深处挖出了二千——邢耀没有来得及翻过稿纸，一张纸条递上来，打开一看，上面写着：不要再卖片儿汤了，说说啥时给我们开支吧！邢耀脑子里“嗡”的一声，眼前一片乌黑。居然在这种场合给他提这个问题！要镇定下来，把稿子好好念下去。邢耀打起精神说，四十年来我们培养出了飞狐岭精神，这就是——

底下忽然笑声四起，有哧哧的笑、哈哈的笑，有格格的笑。邢耀莫名其妙。原来在他看字条的时候，舞台后边的门开了，穿堂风把讲稿吹落一页，邢耀竟没有发现。旁边的陆震云和余中中都着急，没来得及下台找那页稿纸，邢耀却往下念了，于是人们哄堂大笑。

建矿四十年采了二千多万吨煤，现在变成二千吨了。

那页稿纸被青年矿工刘天生抓住。刘天生两旁坐着他的师傅采煤队长庞根生和邢耀女儿安检工程师邢凤仪，两人都叫他把稿子送到主席台上去。刘天生两手一摊说，稿纸在哪儿，我怎么没见？

台上的邢耀只能继续念稿纸，念完，有关领导讲话，领导讲完，庆祝大会就结束了。市里的领导没吃饭就回去了，再三挽留也不行。陆震云原想让邢耀在饭桌上向领导诉诉苦，“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结果哭的机会也没有。留下来吃饭的，加上矿领导也不到两桌。红霞大酒店女老板王素霞，漂亮脸蛋上绽不出笑

容了说,我可是不折不扣准备了三桌酒水,那一桌饭还开不开?邢耀说,没人吃还开啥?陆震云说,留着下次来客人再吃吧,不会亏了你王老板的。王素霞只能苦笑说,有的东西能留到下一次吗?邢耀心里别扭透了说,我本来不想搞什么大庆,你们偏偏要搞,搞出啥名堂来了?这时副总工程师靳玉陪着客人进了酒店。

几天后,矿上流传开一首打油诗,还挺顺口:

六六大顺顺不了,  
稿子风吹台下飘;  
飞狐岭矿气教尽,  
不知哪位有高招?



## 第一章 月夜飞狐

### 一

这地方叫飞狐岭，岭下就是飞狐岭煤矿。

飞狐岭矿的前身，是个有上百年历史的小煤窑。这里煤的油性大，生炉子用几根树枝就能把煤燃着。煤窑里没有采尽的煤容易自燃。人们就说飞狐岭上有条火狐，火狐在岭上飞过，井下就会出事。究竟是有了飞狐才有飞狐岭这个地名呢，还是先有地名才说这里有飞狐呢，谁也说不上来。这一带，过去野狐出没是可以想象的。

煤矿在山沟沟里，大山把天空切割成头顶上狭狭的长条，晴天时，总要上午九点后沟里才能见到阳光；碰上阴天，头顶上就是灰蒙蒙一片。这狭狭的长条架在两旁的山头上，像盖子一样把煤矿封闭在大山里。

早晨起来天气就很阴。

余大中心里也是阴天。近年来，即便是大晴天他心里也没有阳光，总被充满雨滴的云层包围着、挤压着，有时就觉得透不过气来。

是星期天，应该休息。如今不比过去，那时，煤矿干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知道什么时候该休息；现在真轻松了，可以进城

逛商店，带着孩子上公园，要不几个人围起来“筑长城”，甚至大白天还搂着老婆睡大觉，没有任何人会对此提出异议，即使对副矿长余大中这样的人也是如此。

余大中没有老婆好搂了，老婆三年前已经死了。

余大中的老婆死于一场车祸。她从粮店买了一袋白面出来，放在自行车后架上。一袋白面五十斤，搁在后架上没有绑牢，骑车时老觉得分量偏在一边，便不时回过头去看。一辆卡车拉着木料迎面开过来，司机和助手是两个年轻人，不知心里有什么高兴事，把车开得飞快，余大中妻子正骑着车子歪歪扭扭往家走，街道又窄，一时躲不及了，汽车碰上了那袋白面，余大中的妻子摔了出去，脑袋碰在路旁的水泥电线杆上……

那时余大中正在井下工作面上。也是个星期天，妻子说，你今天给我去买粮吧，白面吃完了。余大中说，采煤三队搬了新工作面，他不大放心一定要下去看看，出了井他就去买粮，中午去买点干粮和孩子凑合一顿吧。

余大中从井下上来，清洗整理过了的妻子已经躺在医院的太平间里，脸上没有伤痕，神色安然地看着他，没有任何责怪他的意思。

余大中当时就背过气去了。

打发了妻子，余大中好像变了另一个人。三十五六岁的人，走路挺不起腰，过去一天要说的话现在够他一个月说的了，黑红的脸膛变得像黄土高原上的泥巴。白天还在忙矿上的事，晚上一躺下来，就像有耗子在咬噬他的心：为什么那天非要下井呢？为什么不先买回粮再下井呢？为什么偏偏前一天就把白面吃光了呢？为什么自己下井前不先给她娘俩把干粮买回来再走呢？为什么那天偏偏是那个愣头青开车呢？为什么妻子从车上摔下

来偏偏会碰上电线杆呢？为什么……为什么……

每一个为什么就是一只耗子，无数个为什么就是无数只耗子，这些耗子白天黑夜咬噬他，余大中的心已经千疮百孔。

“为什么”还在不断增加中，为什么那次在省煤炭厅招待所会碰见她，为什么她偏偏会分配到飞狐岭矿？为什么……

那次他到省厅办事，住厅招待所。他没有逛街的爱好，虽然省城已经有了夜市，歌厅、舞厅一夜间已经冒出来不少，虽然他还是光棍一条，血液里并不缺少跃动的青春分子，他仍然没有想到要上街逛逛。他在灯下翻一本技术杂志，煤矿工程师应该对煤炭技术感兴趣，况且他已经是一个采煤区的区长，上上下下都看好他，他前程无量。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他相信一个可心的女人也会有的。不用慌忙，立业了再成家也不晚，那时候的家可能更结实更美满。

采煤是个古老的行业，这些年也有不少新技术新工艺出现了，读杂志上的文章他都会想到飞狐岭，只有在不断的变化中飞狐岭才能前进，这一点他深信不疑。

忽然有人敲门，轻轻地，还是轻轻地。他没有起身，喊了声“请进来”。门轻轻开了，他从杂志上抬起头来。

门没有全开，探进来一张脸，这是一张天真纯洁充满活力又无比生动的脸。余大中一下愣住了。那张脸上十分灵动的眼睛把屋里扫视了一下。这屋里就您一个人住吗？她问。余大中这时才回过神来，你说谁？请进来说。

那女孩没有响应他的号召说，对不起，我敲错门了。

门轻轻关上，那张脸也就消失了。

余大中忽然站起来，走到门口却丧失了勇气。灯下再看那本技术杂志，他只看到一片黑蝌蚪。

第二天晚上再也没人来敲他的门了。在归程的火车上，他希望那张无比生动的脸再次在车厢门口出现；在回矿的公共汽车上，他希望沙丁鱼罐头那样排列的人丛中，能出现那女孩的两只眼睛……他一路回忆着灯光下那张脸上的生动细节。

在神思恍惚中过了一星期，余大中才慢慢平静下来。他终于明白，立业后再成家，并不仅仅因为这是一种理性选择，在感情深处，他一直期待在省城邂逅中所见的那张脸的出现。不仅是青年女子，每一个青年男子同样如此，当懂得了异性的吸引时，便开始在心中描摹自己未来伴侣的眉目。余大中描摹的恰恰就是煤炭厅招待所轻轻敲门声后出现的那张脸和那张脸上的一切。

感情的潮汐汹涌而来，又慢慢退下去了，没人发现余大中的反常。余大中又忙着当他的采煤区区长，井下井上奔跑。

忽然又出现了奇迹：那天他从矿长办公室出来，经过矿人事科门口，里边快步走出个女子差点撞在他身上。

余大中顿时灵魂出窍了，和他脸挨着脸的正是他曾经日思夜想的那个女子。

她是应届的煤校毕业生，被煤炭厅分配到了飞狐岭矿，人事科把她安排到洗煤车间工作。她高兴得从人事科飞出来。

后来她便成了余大中的妻子。老天真是有眼，余大中感谢上苍，上苍对我不薄，我还不该好好活好好干吗？

现在老天却又把她从他的生活中夺走了。余大中怎么也想不明白，命运既然把她给了他，为什么又要毫不留情地把她夺走呢？那天他本来可以不下井的，本来可以自己去买粮的，本来可以给她们母女俩买了干粮再下井的……余大中觉得，他的命运被冥冥之中的一只手拨弄着，他欲哭无泪了。

他们有一个八岁的孩子叫芳芳，芳芳身体不好，还在被窝里躺着。芳芳喊，爸爸，你又要上山吗？

芳芳知道妈妈遗像两边玻璃瓶里的鲜花已经枯萎，芳芳知道爸爸星期天一定会上山去采鲜艳的野花。芳芳在里屋喊，爸爸，我能跟你上山吗？

## 二

这山坡上竟横陈着硕大的一块卧牛石！石头长两米多，宽有一米，平展展的青石。靳玉常来这儿躺着，仰脸看天，一看就是小半天。这里地势高峻，虽然沟里空气污染严重，烟雾没升上来就被风吹散了。在这里看天，天还是湛蓝的。白云苍狗，变动不居；有时上面的云团不动，底下丝丝云絮却游移得很快。靳玉便会想起世事的变化，无端生出许多感慨来。

忽然传来咕吭咕吭的叫声，有人牵着一头毛驴从山坡小道上走过。躺得太久了，他坐起来揉了揉腰。眼前的任何活物都能引起他的兴趣。他骑过毛驴，那还是八九岁的时候，第一次骑毛驴，他上去就被它拱下来，再上去又被拱下来，他火了，为什么别人骑得我就骑不得？如此上去下来，下来上去，到第十次，第十五次，他终于上去后就不下来了。从此他和那头毛驴成了朋友。

这类事情想起来令人好笑。那年冬天，他和矿上的孩子在一条结冻的河上溜冰，冰鞋是两块比脚底板稍大的木板，一块木板上安三个滚珠轴承，溜起来像飞一样痛快。孩子们不敢溜到河道中间去，怕那里冰薄，没人能滑到对岸去。他骂人家胆小鬼，脚上一使劲，“哧”的一声就向对岸冲过去，还没到河道中心，脚下的冰层就开裂了，一下子落进了冰窟窿里，脖子还挂在冰沿

上。谁来拉我一把！他喊。孩子们你推我搡，就是没人敢过去。靳玉用两条胳膊架在冰面上，可怜巴巴地等待别人来救援。后来被一个过路的发现了，这人找来一根竹竿，在冰上慢慢朝他走去，终于把他拉了上来。他已经冻得嘴唇发紫，上牙和下牙捉对儿打架，拍着冻成了盔甲一样的裤子说，刚才在水里，有几条大鱼咬我，有一条好像钻到裤子里去了。人们都笑，他费劲弯下腰去，真的从裤子里抓出一条鲤鱼，有半斤多重。

那次从冰窟窿里把他拉上来的人就是余大中。从那时起，靳玉就和比他大十岁的余大中成了“莫逆之交”。

俗话说，说曹操曹操就到；有时，想曹操曹操也会来的；余大中真的来了。

余大中公休日上山，总是先采些野花，然后来卧牛石上和靳玉聊天。

余大中采摘的野花在一瓶清水里竟也能鲜艳上十天半月，等到快枯萎时，余大中又上山转悠了。

余大中的脚步沉重拖沓，这自然是他苍老的标志。不到四十岁的人，应该是步履生风的时候。余大中背着的双手里握着那束野花，慢慢向卧牛石踱过来。

在山野里吸收清风明月阳光雨露长成的野花果然鲜艳，生命力十分顽强。靳玉学的采矿，他没有像孔圣人说的要多识花木鸟兽之名，这些野花他多半叫不出名字。他只是被余大中对亡妻那份执着的感情打动，余大中有时顾不得上山，靳玉也会采些带给他；余大中却并不表示感激，反倒挑剔这些野花色泽不正，味儿不好等等。他必须把亲手采的鲜花献给他的亡妻。

余大中公在卧牛石上坐下了，没有仰首看天，而把直勾勾的眼光投向沟里。

沟里是他们安身立命的煤矿。

煤炭都埋在大山底下，煤矿也大都建在山沟里。沟里弥漫着厚厚的灰色烟雾，高山坡上能看到的，选煤楼、井架、贮木场、办公楼以及职工宿舍都只能是影影绰绰的轮廓。

余大中把直勾勾的眼光收回来，双手抱住脑袋。靳玉发现，这竟是余大中近年来想问题的典型姿势。老余过去并不是这样，当年用竹竿把他从冰窟窿里拉出来的时候，额上是一绺犁尖似的黑发，通身闪动着一种勃勃英气。那时，余大中已经是井下的采煤队长，上井打得一手好篮球，矿上的年轻女人把他当成偶像。

岁月能把一个人雕塑成这等模样，靳玉真是感慨无比。

余大中从手掌里抬起头来，又把直勾勾的眼光投向沟里。半晌，说话了：矿山的空气坏成这样！芳芳每天早晨起来都咳嗽。

这孩子命苦！靳玉说。他说话时从不叹气，该叹气的时候也不叹气。

无论如何要给她动手术，靳玉又说，她这病能治好。

手术是要动的，等把钱凑够。余大中说。

大家来帮忙你又不让，我也不知道你到底疼不疼你的女儿。老余你这人顽固得不近情理。

大家都不容易。两个月没开支，光景咋过？

余大中又把头埋到手掌里去了。

靳玉说，老余，再娶个媳妇吧，芳芳也要有个妈，你总不能一辈子打光棍吧！

余大中哼了一声说，你想做媒人！

靳玉说，我怎么就做不得媒人？有个人配你合适，我发现她

早就关心上你了，莫非你没有感觉出来？

余大中鼻子里又是哼了一声。一声“哼”里有时是愤世嫉俗，有时是不以为然，有时也是对自己的调侃。

靳玉说，邢凤仪怎么样？大学生，安检工程师，大矿长的女儿，还配不上你这个副矿长？照我看，配你绰绰有余！

余大中没有表示惊讶，从石板上拿起那束野花，站起来。

哎哎，靳玉也站起来：我这念头早就有了，你总得给个态度呀！

你先给自己找个媳妇再说别人的事吧。余大中头也不回往山下走去。

我不愁自己愁你哩。靳玉随着他下山。

余大中长叹一口气说，我是愁咱们这个矿山哩！飞狐岭难道真的要完蛋了？进不了二十一世纪，就在咱们这一代人的手里完蛋？上次咱俩议论的事，还是多听听工人的意见。

靳玉的鼻子里也“哼”了一声：该完蛋就让它完蛋吧！谁又有回天之力？工人的意见能顶什么事？关键还是上头！

余大中说，我想来想去，这劳力股应该是顶事的。你这个副总工程师，不能站到牢骚大队里去，牢骚不能增加半分光明，也不能消去半分黑暗。

有牢骚才有希望；只怕谁也不说话了，麻木了，别人想干什么由他们干去，针插进去没有血了，那才可怕……

余大中背后的野风在山风中不住颤动。靳玉发现，余大中不仅两鬓有了白发，脑门后边也白起来了。

这就是用竹竿把他从冰窟窿里拉上来的那个人吗？

靳玉突然感到，岁月真是无情！



### 三

副矿长陆震云星期天喜欢睡大觉，总要睡到日上三竿才起身。

没有闹钟叫醒他，今天八点就醒来了，因为和矿长邢耀约好，要到水库去钓鱼。

邢耀只有下棋和钓鱼两种爱好。陆震云的爱好却很广泛，而且都能精通每种爱好。昨天晚上和人“筑长城”干了十二圈，一直到半夜两点才收摊。玩麻将他有固定伙伴，总是调度室主任、招待所所长那几位，地点就在矿招待所。玩到半夜有夜宵伺候，就端着碗边吃边干。

都说玩麻将三分技术七分手气。手气好再臭的牌也能和了；手气不好牌再好也和不了。手气不好还不能焦躁，更不能骂牌甩牌，越骂越甩，手气就越坏；即使听庄后有三张牌可和，偏偏就轮不到你，让只听一张牌的人和了去。陆震云经常和人讲起自己的故事：一次他做的“一条龙”听庄了，听的是嵌二条，二条有人碰了，四张牌还剩下一张，这张可能在人家手里，“一条龙”没希望了。这时有人打下一张“东风”，他家里有三张东风，当然要杠啦，杠了从牌垛末尾摸一张牌，竟是硕果仅存的那张二条！于是来了个“一条龙”嵌二条自摸，是牌局中最大的和头了！

陆震云说，你们看看我这手气！是你的，咋说也跑不了；不是你的，咋着急也没用。不要和麻将讲理，麻将是不讲理的。这里边有没有规律可循？没有，反正我找不出来。如果有人能找出麻将的规律，我这个副矿长就让他来做，绝对说话算话！

陆震云从麻将引申到人生，觉得很有点可比性。是你的，咋说也不会归了别人；不是你的，咋折腾也没用。命里只有五两，